岭南历史地理，在他手里 开出了『一枝花』

曾昭璇教授野外工作照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
图/受访者提供

在首次印行之后33年，学术名著《广州历史地理》一书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，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包括陈永正先生在内的一众岭南学者力荐，引发关注。

该书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、“华南地理学界泰斗”曾昭璇先生的专著，初版于1991年，是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从历史立场叙论广州城市地理的专著。

一座海洋城市历经三千年不淹不淤，中间有什么历史地理成因；番山、禺山、兰湖、菊湖、西湖，这些历史上曾存在的景观为何会消失；广州河南是怎样随着珠江平原的淤积引来移民建村，并逐步发展起来……

作为地道“老广”的学者曾昭璇从身边出发，将爬梳古籍与实地考察相结合，深入浅出地解答了一系列“何以广州”的城市之问。这本书虽是学术专著，但却受到了广大年轻读者的关注和喜爱，并在豆瓣获得9.5分的高评分。

来自陈永正教授的再版建议

此次再版的《广州历史地理》，被广东人民出版社收入《岭南文库》丛书。责任编辑谢尚告诉记者，此书再版是出于著名学者、古文献学家陈永正教授提议。

“我在跟进陈先生一本著作的出版过程中，他力荐了这本《广州历史地理》，强调其完全值得再版、嘉惠学林。”谢尚说。

那是谢尚第一次听说这个书名，陈永正先生的再三推介，让她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。“先生这么看重这本书，肯定有它的独特价值。”

由于年代久远，初版《广州历史地理》已经无法从市面购得。于是，谢尚从旧书网淘来一本。翻开书后，她就被里面丰富的史料吸引了。

“成书的20世纪90年代，不像现在，不能用电脑搜罗文献。可以想象，曾昭璇先生当时收集这些古文献是多么艰难！他只能一页一页翻阅古籍，然后动手一条一条地抄录引用，而且亲手画了那么多张地图和示意图！”

在《岭南文库》编辑部办公室，记者见到了谢尚和她淘来那本二手的《广州历史地理》。准确地说，那是一本早已“散架”的书。由于没有原文件，谢尚和团队只能将旧版书一页页拆开，然后扫描转化为电子版，再进入后续的校对等流程。

谢尚表示，本次重新出版内容大体一仍其旧，尊重作者，遵照“慎改”原则，只对原著文句明显语法错漏、别字等略作修改；有疑问或引用古文疑误之处，尽量以按语说明。原著地图个别地名和界线印刷不清，经过辨识后，在不改变地图原貌的基础上，邀请地图专业绘制编辑修补。

同时，出版社还邀请广东省地方志专家曾新进行审读。

“点点滴滴积累”得来此书

“父为画师，携余旅行，遂喜舆地，耳濡目染，所知所学，乃成斯篇。”三十多年前，曾昭璇在《广州历史地理》序言中介绍了他写这本书的背景。

曾昭璇（1921–2007）出身书香世家，父亲曾广衡是清代岭南画派著名画家何翀的弟子。因此，他从小研习国画，跟着父亲外出游历山水写生，十分爱看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“曾先生的父亲很希望他能继承画业，但他的兴趣不在于此，而在地理。应该说，是游山玩水的经历为他打开了地理这一扇窗。”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退休教授黄少敏曾这样回忆，他从学生时代就跟随曾先生进行科学考察，曾昭璇于他亦师亦友。

1991年《广州历史地理》出版时，曾昭璇先生已是70岁高龄。他的妻子，国际知名的珊瑚生态学者、华南师范大学梁景芬教授曾提及：“我与曾先生虽然相伴数十载，但专业不同……能感受到的是（他）平时爱看书，且涉足面很广，故《广州历史地理》一书他确是从平时点点滴滴积累而来。”

出版33年来，这本书已经成为广州历史地理科研的基石，书中的观点被地理、历史、考古、城建规划等多个学科在区域研究中广泛引用。

广东历史学会会长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首席专家李庆新告诉记者，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曾先生结识，时常就珠三角历史地理变迁、岭南史地等问题请教先生。他说：“曾先生博学多才，为人十分谦和热情，乐于助人。早先曾有记者将先生的形象概括为‘诗人的气质，哲学家的辩证，数学家的严谨，探险家的精神’，我深以为然。”

李庆新还指出：“《广州历史地理》是广州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里程碑，也为国内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树立了一个学术标杆。它出版后30多年以来，虽然考古和学术都在取得进展，城市变迁速度加快，但是这本著作对广州城市历史地理的基本概貌、发展脉络与主线，对城市发展的特征与时代特色，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等提出的一系列论述和观点，大体上并没有过时。而且后来的不少新资料、新成果都证明曾先生的观点和论述是正确的。”

独具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研究视野

在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刘云刚看来，曾昭璇先生是一位富有人文关怀的地理学家，名作《广州历史地理》就很好地反映了他的这一特质。

“很多自然地理学家在做学问时完全不考虑人的因素，只研究纯粹的自然变化。曾先生虽然是研究地貌学出身，但涉猎极广，琴棋书画，样样精通，可以说他也是一个文人。他热爱历史古迹，关注身边的自然地理，再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自然地理。”

其实，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历史。1934年，顾颉刚发起成立禹贡学会，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础。并称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“三驾马车”的谭其骧、侯仁之和史念海，都曾是顾颉刚的学生。

刘云刚介绍，在“三驾马车”及其各自弟子的带领下，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形成了三大流派，并在上海、北京、西安等地成立历史地理研究中心，影响一直持续到如今。

“曾昭璇教授则是广东本土的，并非三大流派传过来的弟子。但他独创性地从历史立场解读自然地理，为历史地理学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方法，并开创了历史自然地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分支。”

刘云刚进一步解释：“三大流派就像源头，岭南地区属于下游，上游不断向我们输出，而曾先生自己开出了一枝花，这是完全本土的。”

2021年是曾昭璇先生100周年诞辰，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特设“曾昭璇讲座”和“曾昭璇基金”。刘云刚表示，其目的在于弘扬曾先生对地理学的热爱精神，以及他传统的、踏实的研究范式，“曾先生跨越自然人文学科分野的地理学研究综合视野，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研究特点，是我们一直所推崇的。”

【访谈】

陈永正：广州城的居民、建设者、决策者都应该看看这本书

羊城晚报：据说《广州历史地理》的再版跟您有很大关系？

陈永正：对，前两年我的《梁鼎芬诗词笺校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他们也问我还有什么关于广东的好书可以出？我马上就想起了对我影响甚大的《广州历史地理》这本书，作者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人曾昭璇先生。

羊城晚报：能讲讲您与这本书的故事吗？

陈永正：1960年我进入当时的华南师范学院读书，就知道曾昭璇先生是很出名的地理学者。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曾昭璇教授这本《广州历史地理》，我立即买了，而且之后把它当宝贝一样放在案头，作为非常重要的参考书，一直到如今，用了三十多年。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您如此重视这本著作？

陈永正：我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学历史、地理，但一直没把历史和地理连在一起。后来我才知道有个历史地理学，这门学科是新的学科，近百年前才在中国兴起。其实，历史地理的资料两三千年来非常丰富，古代所有的史书都涉及地理，比如各个朝代的地理志。这些史书既是地理书，也是历史书，历史与地理二者之间密不可分。

曾昭璇先生这本书把历史和地理连起来做成学问，而且专门梳理广州的历史地理，这就更加重要了。它不仅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，还有很高的实用价值，对普通人来说也有很高的阅读观赏价值。我们学人都把它作为研究学问的一个参考。

羊城晚报：它对您的研究和学问具体有哪些帮助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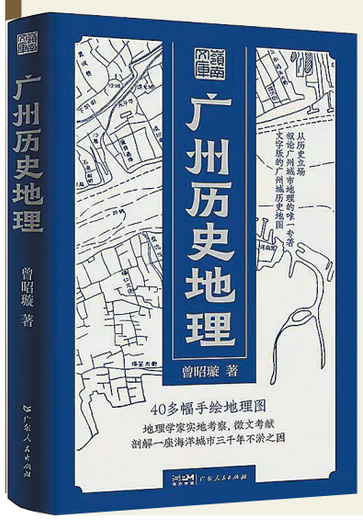
陈永正：最近四十年来，我在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建立起岭南文献研究室，长期关注历史上的岭南文化、岭南文学、岭南诗歌。在笺注岭南文献、整理岭南诗歌的时候，免不了要查阅研究历史与地理的书，追寻古人足迹，探看地方山水的古今变迁。例如我笺注陈白沙先生的诗文，白沙先生曾在江门一带游历，或沿着西江一路直上，在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诗文。要笺注这些诗文，就必须看很多书，《广东通志》《新会县志》，以及《广州历史地理》等很多兼顾广东历史和地理的书，才能够把事情讲清楚，也正说明了历史、地理两者是密不可分的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广州来说，这真是一本宝贵的著作。

陈永正：是的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，我对广州有特别的感情。应该说无论是老广州人还是新广州人，都应该热爱广州，热爱广州的历史，懂得广州的地理。曾昭璇先生这本书是很好的入门书，作为生活在广州城的居民、建设者、决策者，都应该看看这本书。

羊城晚报：在野外调查和学术研究中，曾昭璇先生最强调“到现场”，最重视“亲自去”，这能给当下学界带来什么启示？

陈永正：曾先生是地道的岭南学者，学问非常务实。所谓务实，就是理论联系实际，从实际中总结理论，再用理论去研究实际问题。当然，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了。不过，现在也有不少学者是从理论到理论（比如研究古文的不懂得写古文，研究诗词的不懂得写诗词），这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了……曾昭璇先生是典型的岭南学者，他的每一个理论都是有用的，从实践中来，不是虚对虚的，他身上有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岭南学风，今天应当推重。



【有感于思】

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有趣又“厉害”的才女

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出版了一部叙述林徽因生平的纪实作品《回望林徽因》，这部著作不但有亲人不可替代的亲情流淌，更有旁人难以得到的史实资料佐证观点，加之未曾面世过的大量照片呈现，看点很多，值得推荐。联想到不久前看过一部关于凌淑华的传记，这些书里对林徽因、凌淑华以及陆小曼的记述，让人颇感兴味，对百年前几位在中国文艺圈名声响亮的知识女性有了些许新认识。她们出身名门，天生丽质，却个个好学用功，才华出众，特别引人注目，同时还都灵动有趣，并不刻板高冷。当然，在有趣的言行中也时常会流露出某种清洁之气，显示出某种“厉害”神色，很让人感佩。

比如林徽因，其实她的名字本来是林徽音。年轻时在报纸上第一次发表诗作，编辑将其名字误写成“林薇音”。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叫林微音的人也发表了诗文，而这位的作品可能很不入林徽因法眼，于是她决定把自己的名字由林徽音改为林徽因。她在改名字的时候还附加了一句话，说她不担心自己的作品被误认为是他的，而是担心他的被误认成是她的。

在我们平常的印象里，陆小曼好像也就是一位大家闺秀，事实上，她的诗文字画水准都很高。有一件轶事让人印象深刻。徐志摩与林徽因、凌淑华、陆小曼都有往来，最终与陆小曼结为夫妻。成婚之际，陆小曼对徐志摩有过一番“警示教育”。当时人们多有对辜鸿铭“茶壶茶杯”理论的议论，即男人是茶壶、女人是茶杯，一壶可以多杯而反之不可。陆小曼对徐志摩说，你不要用辜先生那一套来为自己找理由，对我来说，你不是茶壶，是牙刷。茶壶可以共用，牙刷却不可以。厉害！

这些故事之所以在有趣的同时又显示出某种英气，根本上是因为她们本人从来都不依赖家庭背景空耍态度，也没有凭借“嫁得对”而放弃自我。她们本身的才学就决不输人，自然可以在关键处不让须眉。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、教授

拒绝网红逻辑

风能进、雨能进、网红不能进，看到这句话，请不要急于杠。为了预防杠精，先强调一下，说“网红不能进”，并不是说“国王可以进”。这篇评论的问题意识是，从“硬闯私宅”到“入侵医院”，当下网红已成不少领域的公害，群魔乱舞，以流量逻辑夷平一切，甚至让一些事关生命尊严和公共价值的领域，染上严重的“网红病”。所以，风能进、雨能进、网红不能进！

让我深受震撼甚至愤怒的有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，一些看似暖心的医生“看诊”视频，实际是编造故事蒙骗公众。多名网红医生在自媒体发布视频或文章，讲述其在下班后为患者加号看病的经过。但这些故事情节过于雷同，文案多是“心里一酸，心情很复杂，假装回过头去，擦了擦眼角的泪水”，记者检索发现，至少有20名网红医生都发布过类似的“正能量故事”。一名医生受访时承认，这些内容系其宣传团队“添油加醋”所致，拍摄时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一遍。

所谓“当时觉得很有意思，就随手拍下来，没想到火了”，文案看起来很暖心，当看到这种文案是批量生产出来，批量收割流量，是不是立刻变成了“恶心”！前几年，“我们没有生在和平年代”之类雷同短视频在某平台不断复制、生产、热传，打着“爱国”旗号野蛮营销，让公众看到了网红流量生意的无孔不入，如今似乎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，医院竟也成为重灾区。

另外一件事是，剧组在ICU拍短剧，竟让患者家属“哭小声点”！河南省郑州新郑市华信民生医院，重症监护室门口，剧组布景设置占据了通道空间的一半。老人在ICU内进行抢救，家属在等候区哭泣，剧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“小声点哭”。患者和家属伤心之地，抢救生命之通道，竟然被剧组占据，还嫌家属的哭声影响了自己的短剧效果，评论区网友一针见血讽刺道：“你死的只是年迈父母，我受影响的可是节目流量啊！”

难怪连被视为网红天花板、超级网红IP的董宇辉也与“网红”这个词毫不留情地切割了，他说自己非常反感这两个字。

网络是个好东西，网红也没有原罪，但绝不能让网红标准成为一个社会侵凌专业和公共价值的标准。你指望网红去拯救阅读、传统、消费、农产品，拯救文化、博物馆、科普，嗜血的网红逻辑，也许只会掏空这些价值的内涵，消费了你，然后一笑而过，面目狰狞地奔向下一个热点，下一个流量猎物。

●随手拍

胜似仙境

图\文 罗时东

5月，湖南郴州资兴市小东江，晨雾缭绕，山色空蒙，胜似仙境。清晨6点，便有渔民在此撒网捕鱼。一次撒三网，间隔15分钟。岸上站满了游客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辣椒是黏合剂

比起中国的湖南人、贵州人和四川人来说，尼日利亚人嗜辣的程度绝对不遑多让。辣椒既是他们膳食的灵魂，也是他们的命根子。

辣椒种类多如繁星，每回逛菜市，我总惊叹不已：好个辣椒的王国啊！一箩箩、一筐筐色彩缤纷的辣椒，好似汹涌澎湃的颜料泼洒一地，令我目迷五色。

辣椒里的“辣中之辣”是那种外形酷似“迷你灯笼椒”的红辣椒。当地人向我形容：“辣椒一入口，喉咙着火，汗水狂飙，整个人变成了弹簧，一直跳、一直跳，直想跳进冰河里！”另一种其貌不扬的辣椒呈暗沉的灰棕色，皱巴巴的，表皮凹凸不平，像百岁老妪，那就是尼日利亚鼎鼎大名的“鳄鱼辣椒”了，它比“辣中之辣”至少辣上10倍，如果生食，恐怕会夺命断魂！

根据当地的约鲁巴族文化，婴儿出生不久，父母亲就会让他尝一点鳄鱼辣椒，作为欢庆新生仪式的一部分。瞧瞧瞧，家长从襁褓时期便对孩子强加训练了，成长之后，他们当然也就不怕辣、辣不怕、怕不辣了！

尼日利亚人是一日也离不开辣椒的，更明确地说，是一餐也缺不得。该国有250个部族，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和传统食品，然而，无一例外的是，人人嗜辣。辣椒，是不同部族之间的“黏合剂”，也是尼日利亚人情感的慰藉和归宿，更是他们食物的标志和身份证。

好个辣椒王国！

【名著识小】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广州仔的“头啖汤”精神

当时广州的典型个体户餐厅是什么样子？没有看到直接的报道，倒是借助《人民日报》一篇描写一家“广州仔”在海南三亚开的餐厅的报道，我们可以想象什么是“广式餐厅”：

（1）一盏乳白色灯光下的招牌：“美丽华”；（2）远远地从里面传出沈小岑那甜美的女高音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；（3）跨进两间半门面的店堂，一座圆形拱门分隔着前后两厅。白色的天花板，铝合金饰柜，一色钢木结构的餐台椅；（4）打开菜单一看，从早市的咖啡点心、午晚餐的炒菜到夜市的茶座小酌一应俱全。一只鸡就有十种吃法，什么海南椰奶鸡、西班牙茄汁烩鸡、维也纳炸子鸡、法兰西清蒸鸡，以及各种粤菜美点，价格从一元到十元不等；（5）记者到访时已夜晚十点多，依然门庭若市。

“美丽华”的店主叫刘青山，生于1956年，原来是广州市的个体裁缝。靠着手艺和勤快，个体户小刘没几年就快腰缠万贯了。1983年初，刘青山听说海南开放，便同好友结伴来海南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海南比广州还热，人们穿衣也不甚讲究，若说裁缝生意，可能还比不上广州，但刘青山发现，游客人头涌动的三亚镇上，居然没有一家广州风味的餐馆。商机出现了！

小伙子拿定主意，回到广州改行学厨。待有几分手艺后，便辞别亲朋，带着倾家所有的三万元，在三亚租下三间房，里外装修一新。“美丽华”开张了。早开门、晚打烊，加上独特的风味，“美丽华”越开越红火，营业额和盈利月月上升。随着香港－三亚、广州－三亚轮船航线通航，游客越来越多，于是刘青山又筹办了冷饮部。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感慨道：“一个广州仔，敢于放弃大城市安稳的小康生活，到天涯海角创办新的事业，没有一点‘冒险’或开拓精神行吗？”记者将刘青山比作当年美国开发西部的牛仔。

其实，想要异乡发财，光靠冒险和开拓精神是不够的，后来人们对广州商业风格有个总结，叫作“头啖汤”精神。所谓头啖汤精神，概括一下就是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精”。仔细想想小裁缝刘青山白手起家的“美丽华”，装潢、BGM、土洋结合的菜品，真是“抵佢发达”，哈哈。

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历史三时段

大人物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（Fernand Braudel，1902–1985）将历史的时间分为“短时段”“中时段”和“长时段”三个阶段。

短时段的历史是由一些突发性事件组成，如革命、战争，这是所谓的“事件史”；中时段也被称作局势或社会时间，是在一定时间内变化形成的周期和结构，如人口消长、物价升降等。而长时段指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的结构因素，如地理、生态环境、社会组织、思想传统。罗布代尔认为，“事件史”是历史的表面层次，转瞬即逝，对历史进程只起很小的作用；“中时段”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；“长时段”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，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，对历史进程起到决定性和根本作用。

因此，有一些貌似非常重要的人和事，从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只是过眼烟云而已。这也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幅漫画：今天的“巨人”，也许明天只是阳光下的一摊污水——画面上是一尊超过普通人尺寸的不可一世的雪人。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遗忘

在文学的世界里，描述疾病的作品蔚为壮观，当它郑重地出现在小说中成为“风暴眼”的时候，这疾病，便将成为巨大的隐喻和象征。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写到了失眠症引发的“遗忘”，患者对无法入眠习惯了，却开始遗忘：童年的记忆，事物的名称和概念，每个人的身份，自我，“最后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……”小说里，布恩地亚用小刷子蘸上墨水，给物品写上标签：桌子，钟，门，墙，平锅。也给动物和植物贴上标签，担心看到标签人们也不明白，又加上注解，比如奶牛挂着的卡片：这是奶牛，每天早晨都应挤奶，可得牛奶。牛奶应煮沸后和咖啡混合，可得牛奶咖啡……但语言文字的注解，终究也会面临崩塌。

现实中，遗忘并不会立刻就使人失去性命，但会失去自我，当他的世界变成模糊的碎片之后，很快就会掀起唯独他自己不会意识到的灾难，哲贵的小说《微不足道的一切》就是这样的一种困境：小说开头，如夏天雷暴雨的一声霹雳炸响，丁小武的父亲丁铁山痴呆了。一边是喜怒无常谁也不认的父亲，另一边是积怨已久绝对不让公公踏进家门一步的妻子，人到中年的丁小武陷入了泥沼，小说写出了普通人骤然被迫面对灾难时的耐心，面对妻子的决绝，丁小武离开自家的别墅，住进父亲的宿舍，只要父亲拖长声音大喊“丁——小——武”，就冲过去抱着他如厕。

妻子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，半年后，终于答应他带着他爸爸住回家，但提出让丁小武重新办厂……降临在普通人身上日复一日的锥心折磨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其实过程中充满惊心动魄，除了苦难，还有被这种处境一步步改变着的人性和人与人的关系，这关系里，有纠结，也蕴藏着暖意。

在名为《一束光》的创作谈里，作家哲贵写到了自己父亲患上帕金森病之后，每天在阳台上慢跑两个小时，慢慢打开身体的僵硬，似乎身体和精神跨越到了另一个层面，“更主要的是，他脸上渗透出微微笑意，他的汗珠和笑意似乎变成了一束光，照亮了他的身体，也照亮了我的眼睛，更照亮了整个世界”。